

千  
百  
萬  
大  
書  
院  
印  
刷  
社



中  
國  
歷  
史  
書  
院  
藏  
書  
印  
記

+

明

上海书店出版

特約編輯  
責任編輯  
封面題字  
裝幀設計

單國霖  
沈葉青  
韓天衡  
陸全根

鍾銀蘭  
陳其瑞  
勞繼榮

中國歷代法書墨跡大觀 (十)  
主編 謝稚柳  
編委 胡問遂 任政  
王壯弘 韓天衡  
出 版 上海書店  
印 刷 上海浦江印刷廠  
行 價 (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)  
五十九元  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開本 787×1092 毫米 1/8 印張 31  
1992年 2月第一版 1992年 2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0001—6000  
ISBN 7-80569-418-4/J · 188

編　主

委　編

謝稚柳  
胡問遂  
任政  
王壯弘  
韓天衡

# 明清書法藝術

謝稚柳

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，如一條源遠流長的長江大河，幾千年來，奔流不息，翻滾着無盡的浪花，漫衍出無數的支流。蓋自秦漢篆隸書體而後，演變出正、行、草各種書體。東晉杰出的書法家王羲之變古開今，起了領導作用。這一風氣到唐代又延續着發展，從這條線上產生出多少流派，形成了唐一代的書法風貌。繼之宋，又在晋唐的基礎上開拓了大道。而元又是依循着晋唐宋的絃索清歌，倡爲新聲。明清兩代六百年間，自是前代書法的循聲繼武。

王羲之的書體是在晋過江之後才開始形成，而在北方，却盛行另一種書體，即後來所稱的「北碑」。北碑都是正書，稽其源，也是從漢隸而來，清剛俊俏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骨體。這一種書體，在唐宋元明和清中期之前是不被重視的。書壇的主流，沒有那一代、那一家，脫離對王羲之的三薰三沐，而後自立門戶。北碑直到清代後期才重放光彩。

明清兩代的書法，和晋、唐、宋、元一樣，都有源與流、血與肉的不可隔斷的關係。舊有的光華、前代的風采，導引着後來名家輩出，風格紛呈，掀起新的波瀾，從而昭示着又一個書法高峰的開端。

## 二

從整體上說，明代是帖學風行的時代。法帖傳刻十分興盛，著名的有常姓翻刻《淳化閣帖》於泉州的《泉州帖》；周憲王刻的《東書堂帖》；文徵明刻的《停雲館帖》；董其昌刻的《戲鴻堂帖》；華夏刻的《真賞齋帖》；莫是龍刻的《崇蘭館帖》；王肯堂刻的《郁岡齋帖》；陳繼儒刻蘇東坡書的《晚香堂帖》；米芾書的《來儀堂帖》等等。帖學大行，士人競相臨摹，蔚然成風。故而明人善行草者極爲普遍，即使是最不知名者，亦有可觀，簡牘之美，幾越唐宋。但是從書法藝術而論，却有兩種：一種是窮年白首、池水盡黑、終身從

事此道的專業書家；另一種祇是達官顯貴、高人逸士的詩酒酬酢，盡管他們的書勢高妙，却祇是作爲餘情逸興而已。兩者情韻有不同，却不從兩者分高下。

明代歷朝皇帝都愛好和提倡書法，如明成祖朱棣曾詔求四方善書之士爲其寫詔令文書，詔令文書分爲內制和外制，寫內制者尤要精工。成祖還讓黃淮領導特別選出的二十八人專學「二王」書法，並出示祕府所藏真迹作爲範本。同時，朝廷對科舉取士也非常強調書法的工整端方，因此在正書方面，導致拘謹齊整的「臺閣體」流行。特別在明的前期，這種習氣尤爲深重。永樂年間以能書入翰林的沈度，即擅寫這一類工整婉麗的楷書，凡朝廷金版玉冊，都命他染翰。此外其弟沈粲、中書舍人王紱和師承二沈的姜立綱等的正書，無不受到此一風氣的浸染。

有明一代，以行書和草書最爲盛行，千門萬戶、百態千姿。有的從前代的風規中發抒自己的情性，有的改道易轍，放蕩自肆，走到了固有的規範之外。清人梁巘說：「晉尚韻，唐尚法，宋尚意，元、明尚態。」（《評書帖》）所謂「態」，即是情態，有情才有態，「態」是内心情感的外在形式，是筆墨在紙絹上留下的心靈激動的軌迹。因而在這一時期，尤其在行草書，縱肆奔放，真率動人，情感、筆墨、氣勢、意態渾然一體，以強烈的面目，充分表現出他們各自的内心感受、個性氣質以及發抒的藝術主張。

明朝前期，書壇深受趙孟頫書體的影響，趙書的餘韻不絕。如洪武間的詹希元和俞和，深得趙書體貌，俞和臨趙書，幾欲亂真。開國元勳劉基，襄助朱元璋平定群雄，運籌帷幄，雖不以書名，然而他的行草也頗得趙體溫潤儒雅之意。直至明中期，劉珏、姚綬、詹僖、金琮等家，無不出自趙孟頫的法門。劉珏學趙，兼師張雨，在秀婉中猶有樸勁之氣。詹僖、金琮則是趙氏的嫡系傳人。

在趙孟頫書體籠罩的時代裏，有一些書家能另闢蹊徑，自成別調。如宋克的草書，源出於章草，結體嚴謹，在勁秀流暢的運筆中時露草草樸質筆意，寓拙於巧，以剛濟柔，形成古體章草的新風貌。與宋克並稱爲「三宋」的宋廣和宋璲，行草書上追晋唐，宋璲兼取康里子山，然氣格的遒媚，都難脫趙字的樊籠。師承宋克的陳璧，雖從懷素中來，流暢快健，但筆多偏鋒，骨力不逮。解縉的草書師法懷素、張旭，而能以蟠曲靈動的骨體，勁逸飛動的筆勢，獨出心裁，自立門庭。張弼是江南的大書家，煊赫的聲名，由於他的實至。從唐宋而來的狂草，在他的筆下轉變得更爲怪偉跌宕，與解縉的情致風調迥然不同。同時的張駿寫

草書，則多爲長硬毫，筆力瘦勁，使轉靈變而又穩健凝重。與張弼齊名，號稱「二張」。至於廣東白沙人陳獻章，取茅絨自制成筆，號稱「茅筆字」。筆鋒峭利剛健，格調蒼勁樸茂，大爲時人所驚奇。筆調的突破，是工具爲其先導的。

明前期，篆書方面以李東陽最爲擅名。他用中峰圓筆寫「玉箸篆」，結體嚴整，筆畫圓潤，魄力雄厚。他的行草書也寫得瀟灑秀麗，「如精金美玉，毫無怒張蹈厲之態。」

明代中期，書壇出現花團錦簇的繁華局面，各種個性風格紛呈，尤其吳中地區更是人文薈萃，書家輩起。成化至正德年間，徐有貞、沈周、吳寬、王鏊等人的書法，都各具風采，蜚聲藝苑。徐有貞的行草出自懷素、米芾，結字疎朗奇崛，筆力遒放雄健，對其外孫祝允明頗有影響。沈周的書體學黃庭堅，體勢較爲緊斂，筆法沉着渾厚，晚年更加蒼勁秀潤。吳寬規撫蘇東坡，姿潤中時出奇崛，有一種樸厚的風致。王鏊的行草取法晉唐，筆畫清勁峭拔。另一位以道德文章著稱於世的理學大師王守仁，也寫得一手清勁秀逸的行草書。

弘治至嘉靖年間，吳中崛起祝允明、文徵明、王寵三大家，加後起的陳道復，又稱爲「吳中四家」。祝允明正是窮年白首、池水盡黑的專業書家，聲名播於遐邇。正、行、草書無所不工，吸收傳統之廣博，連北朝寫經體也能傳其神髓。特別多的是行、草書，長卷大幅，流傳殊多。他平生服膺黃山谷，可以看出有些結體、行筆與黃的特殊關係。此外他還學懷素，偶而也流露一些張旭的風規。晚年的草書奇縱跌宕，奔放雄健，氣勢豪邁。楷書工整蒼秀，頗有法度。論他的書法形態，工力深厚善變，是書林中的高手。由於寫得多，成爲職業，以書法爲商品或作酬應，自然就不免失之於濫。文徵明爲吳門畫壇的盟主，而他的書法也爲當時和後來所宗仰。他兼工篆隸楷行草各體，小楷尤其精整，師承晉唐各家，體格端正，筆致挺秀，風格清俊秀雅。至於行草書，早年師法懷素及蘇、黃、米各家，後出入《聖教序》、智永，融合變化，遒勁清秀。大字多效法黃山谷，稍加放縱，風貌倔強。他的書法影響直及明後期，其子文彭、學生彭年、陸師道、錢穀、周天球、王穉登和王穀祥等，無不受他書風的薰沐。文徵明的學生陳道復，則能脫出其師的門逕，晚年寫草書迅捷飛動，氣格蒼勁豪放，自成別調。王寵是文徵明後的第一高手，史稱他的書法出於王獻之，執筆臨箋力追晉人的風韻。尤其以楷書擅名，體勢疏宕，拙中藏巧，筆法遒逸婉和，深得晉唐古雅。

之趣，確乎是一代大手筆。與文徵明同庚的畫家唐寅，書法亦可觀。他早期從顏真卿、柳公權所蛻變，而

偏於瘦勁。後期寬博近吳寬，雖同是學蘇東坡，但更多地發抒着自己瀟灑姿媚的風華。

嘉靖至萬曆前期，除吳中涌現一批書家外，其他地區也不乏名手。如浙江寧波的豐坊，行草書學二王、米芾，下筆有腕力，喜用枯筆，體貌寬舒醇厚。無錫的王問，在學習顏真卿遒峻雄強筆意的同時，融入米芾飛翥的筆法，頗有氣魄。松江的陸深，書法得力於李北海，較之趙孟頫，更顯得骨力遒勁。此外以文學著稱的唐順之、王世貞、楊循吉、黃姬水、茅坤等人，他們志不在與書壇爭座，然而都有相當工力，自具氣度，是足以和書林名手攬轡並馳的。

明代晚期，書法追求個性抒發的傾向愈益明顯，各種風格爭奇鬥艷。自稱「吾書第一」的徐渭，論其源是米芾的屬性，疎狂的筆墨縱橫排闔，不拘法度，人稱書中「散聖」。他的書風流露着胸中的蟠郁與性格的怪癖。董其昌是晚明雄踞書壇的大家，他對晉唐宋元歷代的名迹，見多識廣，兼取並蓄，流派多門。楷書深得顏真卿、虞世南、李邕、鍾繇之神髓；行草書師法二王、楊凝式、米芾諸家，綜合融會，形成圓勁秀逸、行氣疏朗的自家風格。平生雖不喜趙孟頫書，及見趙所書小楷《內景經》，始恨晚而獲見。他認為接受傳統，要從前人的真迹入手，鑄石錄版，失去了真筆情意。學書者需從真迹得其用筆用墨之法，然後臨倣古帖，才能開拓新的天地。董其昌不僅以書法負盛譽，他的書學，尤推一時獨步，赫然成爲一代宗師。晚明與董其昌齊名的還有邢侗、米萬鍾、張瑞圖，時稱「邢董米張」。其中張瑞圖的行書，初師鍾王，書體溫和淳雅。到後期，用筆轉爲屈曲方折，風格奇宕，自成一格。邢侗主要以二王爲宗，筆力矯健，古樸圓渾。其妹邢慈靜書法類兄，而較爲纖秀。米萬鍾直追米芾，筆力渾厚。然從創造性和書藝成就論，邢米是大不及董其昌的。

除上述書家外，黃道周和倪元璐的書法也很有個性。黃道周的楷行書都帶有隸體，結構緊勁連綿，筆畫方勁峭厲。倪元璐也在行草中參入古隸，別有一番秀逸勁強的風致。另外還有一位趙宦光，寫篆書參以草書筆法，時稱「草篆」。意在變革，但在當時篆隸未受重視的風氣下，終未能形成氣候。同樣，孫克弘的隸書也祇是仿秦撫漢而已。終明一代，帖學始終占據主流地位。

### 三

清代初期，承接前朝餘緒，而有的還是從明入清的，因而氣格習性，初無二致。當時赫然執牛耳的要推王鐸。他的工力深厚，氣度寬博，每作書自稱絹不至七八尺不足以發興，是才情橫溢的大家。他的家數所自來，第一是王羲之，很難推測，他對閣帖中王羲之部分的筆濡目染，經歷了多少個春秋。此外，還有米字的淵源。他善於融會變化，不依傍一家一派，揮毫落紙，左右逢源。嫻熟的筆法，高妙的創格，是他力學典範辛勤的酬報。

還有一些由明入清的野逸高士，畫壇高手，如傅山、龔賢、朱耷、石濤等，遺民的情懷，身世的蕭索，一寄托於筆墨紙素，在書法史上迸發異彩。上列數人中，傅山自言能辭董其昌，特擅狂草，縱橫飛蕩，如舞丈八蛇矛，猶有晚明狂肆的習性。龔賢盡管自爲一家，似乎不犯前輩，其實他與董其昌的淵源甚深。他少時向楊文驥學畫，同是董其昌的信徒，因而他的書法也不可能不受到沾染。但用筆轉爲豐腴厚實，在清逸中透出蒼勁之氣。朱耷的書與畫，早年全然是董其昌的化身。在後期，史稱書學晉人，其實很受了王寵的影響。他的書體富於一種奇妙的創造，藝術的特性在於從側勢、逆勢，歸納到的均勢，是一種傲岸不馴的情態。他善用禿筆，一般地說，禿筆沒有鋒穎，很難顯出筆勢的流暢與風神。而他不但隱沒了禿筆的弱點，相反地使尖鋒所不能達到的一種秀健的風調，却利用禿筆發揮了出來，是開了書法中筆勢所未有的情調的。石濤的書法有幾種形體，正行書時常流露顏真卿與倪瓈的體貌。隸書則與鄭簠是同軌合轍的。鄭簠在當時被推許爲漢隸復興，並在隸書中參入草法，沉着飛舞，爲一時名手。此外，還有學蘇東坡體的吳歷；取法褚遂良的惲壽平；學米芾的米漢雯等，都有相當的傳統工力和一定的發揮。

清代前期，書苑流行最廣的還是董其昌書體。康熙帝玄燁就是最愛董書的一人，自己也是寫的一手董體。海內董書真迹，搜訪殆盡，朝野之士，風趨雲會。如笪重光、姜宸英、汪士鋐、何焯、沈荃、張照、王澍、查士標、查昇、祁豸佳、吳山濤等人，他們幾乎都以董書爲入門之徑，然後采擷晉唐宋各家，創爲自己風貌。其中張照所享書名最大，曾得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帝的贊賞，也爲當時書壇所贊仰，是一位有很深造詣的大家。他的狂草又是一番面目，很有奔放雄厲的氣勢，充分表現出他的才情。和張照齊名的姜宸英、汪士

鉉、何焯，同是這一時期書風的代表，合稱爲「四家」。

至乾隆一朝，書風漸變。乾隆帝弘曆尚好趙孟頫書體，他的字僅得趙字圓腴豐潤的外貌，却無趙之骨力。誠然，在崇趙的同時，董字仍有相當的影響。趙董書體的盛行，以及科舉取士列書法爲考核項目，逐漸形成了「烏、方、光」的「館閣體」，董誥、汪由敦等人可爲代表。

乾隆至嘉慶年間，崇尚帖學的名家，北方有翁方綱、劉墉、永瑆和鐵保四大家，南方有梁同書和王文治。翁方綱從唐書而來，以歐陽詢、虞世南爲主導，他又是一位很有名的考訂家、文學家，題識歌咏、書畫碑帖，時見其手迹。清剛蒼健之氣，溢於紙上。劉墉善用柔毫，筆酣墨飽，以肥碩爲其書體的特徵。然外似豐圓，內含筋骨，體格豐實。永瑆取資趙孟頫、歐陽詢，兼有秀整和勁健兩者之長。鐵保的楷書學顏真卿，草書師法二王、懷素，頗有蒼勁雄邁的氣勢。王文治源出董趙，兼學張即之，並得力於李北海。他的筆勢偏於纖秀柔潤，善以側媚取勝，很有流麗秀逸的神采。梁紹壬在《兩般秋雨庵隨筆》中說：「國朝書家劉石菴相國專講魄力，王夢樓太守專取風神，時有濃墨宰相、淡墨探花之目。」梁同書主張不要拘泥於古人風貌。而自己的風貌，規行矩步，修飾整飭，縱逸狂放是與他絕緣的。此六家之外，錢灤以善顏書著稱，他之於顏書升堂入室，筆致莊重而靈動。顏書之難，在於靈動，因而錢灤不獨能得形，尤在神似，雖出自顏，然仍不失爲有獨立精神的大家。

乾隆時，篆隸書體也取得可觀的成績，已漸開學碑之風氣。如錢坫工篆書，自謂「斯冰之後，直至小生」。他寫的小篆，結體穩妥，筆道細匀，並不十分出色。倒是晚年右半身病瘻，左手作篆，頗有蒼厚之意。另一位楊法所寫篆書，筆畫屈曲流動。粗細抑揚變化幅度大，時夾入草書筆法，新奇古怪，時稱「草篆」。黃易、巴慰祖都以隸書見長，頗能得到漢隸的古意。而在學碑途徑中另辟天地的要推「揚州八怪」中的金農和鄭燮二人。金農的隸書，具漢隸的面目，張自己的風神。尤其所謂的「漆書」，用筆方正，稜角分明，橫粗豎細，結構緊湊，體勢欹側，氣格十分地古拙樸質。究其根也是從漢而來，祇是變易得清奇古怪，這正是他那「驚世駭俗」藝術思想的產物。另一位鄭燮，也是追求「狂怪」的意趣。他運用漢隸到正行書體中去，清剛俊發，自稱「六分半書」，使人眼目一清。這兩位都是入古而又跳出了古人的窠臼。揚州畫家中還有一些風格獨特的書家，如高鳳翰以行草著聞，有時也寫隸書，渾樸敦厚。藝術的功成，是在暮年風廢以

後從左手得來。黃慎的狂草，頗近於元吳鎮，清代書壇，作這一體的，似祇有黃慎一人。此外，汪士慎以清疎秀雅見勝；李鱣以剛強恣放擅場。他們不趨時尚，敢於標新立異的精神，實開書道中興的先聲。

嘉慶、道光而後，書風頓變，開始崇尚「北碑」。六朝碑版，以至三代、秦漢、魏晉的各種金石文字，被視為書法的南針。在帖學衰微的形勢下，猶如「山重水復」轉到了「柳暗花明」，開創出以北碑為基礎的書道中興新局面。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書家有鄧石如、伊秉綬、阮元、陳鴻壽、包世臣、吳熙載、何紹基、趙之謙、康有為、翁同龢等。

鄧石如在當時是聲名煊赫的大書家。他的書法是多能的，篆、隸、石鼓、鐘鼎、秦漢瓦當、墓志造像，無所不學，融匯參合，自創新意。變隸書筆法寫篆字，又用篆意入隸，筆勢纏綿瀟灑、凝靜，為後學所宗仰。如果說鄧石如是這一時期篆書的集大成者，那麼，伊秉綬則是隸書的第一位大家。伊秉綬的創造在於他把篆隸筆法與顏真卿的楷法結合起來，用篆隸筆意寫顏字，又用顏書的氣格寫隸字，形成奇崛而古拙、渾厚而雍容的氣度。新姿異態的出現，在書壇掀起了新的波瀾。阮元雖不是專業書家，但其書法謹嚴清正，自具工力。鄧石如的弟子包世臣，正書取法龍門造像，有渾厚樸茂之風。草書兼參孫過庭，自為一家。吳熙載、陳鴻壽都工隸書，行書有時也不脫這種氣格。兩人並工篆刻，是鄧石如而後的印壇健將。因此他們的書法與篆刻情意，是不能完全分開的。楊沂孫師承鄧石如，而自有體方筆圓的特點。

何紹基在晚清書壇上是一位杰出的健將。他自己敘說學書的經歷：「余學書四十餘年，溯源篆分，楷法則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緒。」參看他的大量墨迹，他的書藝確實是從長江大河中游泳過來，而後開辟了自己的坦途。他作書時用迴腕法，做到通身力到，腕平鋒正，並在筆劃中略帶戰掣，產生奇崛生動的金石意味。最專心一致揚鑣在「北碑」大道上的是趙之謙，漢隸北碑，唾手得體，正書行草也加篆隸筆法，具有「顏底魏面」風貌。但不論正草篆隸，行筆情意都歸乎一，活潑巧麗，挺勁流動。從他所寫的魏體而論，比之北碑原石，顯得柔軟而溫和，這自然已是他自己的骨氣。其實碑石上的字體顯得清剛俊俏，是出於石刻的刀痕原因。若我們觀看魏人墨迹，也沒有這樣的刻削，而是偏於柔婉的。同時擅長北碑的還有張裕釗，他以險勁剛健見長。清末的翁同龢，出自顏真卿，又能融合董、趙秀逸的筆意，並采入北碑清勁之氣，故而寫的字含蓄樸茂，氣息淳厚。

吳昌碩是清末書壇、畫苑和印壇的最後一位大家，他的主要成就在於篆刻和繪畫，但在書法方面也很有創造性。他以擅寫石鼓文著稱，早年謹守古貌，至晚年，把兩周金文及秦代刻石的體勢雜揉其間。用筆中鋒倒鉗，骨力遒勁，貌拙氣酣，形成石鼓文的新體。他的楷書取法晉唐，後來又以隸入真，字體剛勁婀娜，氣息高古逸宕。隸書深得漢隸遺意。他的行草書雖以米芾和王鐸爲宗，但筆意是和篆隸相一致的，運筆力猛氣酣，結體奇崛跌宕，自然地流溢出一股高古雄邁的氣概。

清代的書史，由帖轉到碑，由南派轉到北派，登高一呼的是阮元。在他的《南北書派論》中，首先提出力探書源，提倡北碑的藝術主張。追隨這一主張的是包世臣，他的《藝舟雙楫》正是這一論調的擴張。繼後，康有爲又寫了《廣藝舟雙楫》，以尊碑的觀點，對書法史和碑學進行了系統的總結，從而奠定了碑學在書法史上的地位。清代晚期，一批崇尚碑學和兼收北碑南帖兩者之長，並作出突破性貢獻的書法家，爲中國書法的發展開拓出了更爲廣闊的道路。

明

# 目次

明清書法藝術				謝稚柳
明	宋濂	楷書跋大理國張勝溫梵像圖卷	一	
明	劉基	行書春興八首詩卷	二	
明	宋克	草書急就篇卷	五	
明	宋克	草書唐宋人詩卷	二〇	
明	宋璲	草書敬覆帖	四二	
明	宋廣	草書太白酒歌軸	四五	
明	陳璧	草書五言古詩軸	四五	
明	方孝孺	楷書敬齋箴卷	四六	
明	沈度	楷書敬齋箴冊	四九	
明	沈度	楷書不自棄說軸	五一	
明	沈度	隸書歸去來辭軸	五二	
明	沈粲	行書五言古詩軸	五三	
明	陸居仁	行書跋鮮于樞詩贊卷	五四	
明	解縉	草書自書詩卷	六〇	
明	杜瓊	行書榮登帖	八三	
明	聶大年	行書煩求帖	八五	
明	徐有貞	行書有竹居歌卷	八七	
明	劉珏	草書贈別詩軸	九七	

明	劉 珏	草書七言古詩軸	九八
明	姚 紹	行書謁張雨墓詩卷	九九
明	張 弼	行書雜書卷	一二三
明	沈 周	行書化鬚疏卷	一三一
明	沈 周	行書青樓樂府盒子會軸	一五七
明	陳獻章	行書自詩卷	一五八
明	李應禎	行書手札	一八五
明	李應禎	行書緝熙帖	一八七
明	吳 寬	行書種竹詩卷	一八九
	書家小傳		二二六
	釋文		二二〇

右梵像一卷大理國畫師張勝溫之所貌其左題云為利貞皇帝  
像體信盡後有釋妙光記文稱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  
施色塗金皆極精緻而所書之字亦不惡云大理本漢楪榆唐南詔之  
地諸蠻據而有之初號大蒙次更大禮而後改以今名者則石晉時段  
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憲宗師滅其國而郡縣  
之其所謂康子蓋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貞者即段氏之諸孫也  
夫以蠻夷竊彈丸之地黃屋左纛僭擬位號固寘之不必言然即  
是而觀世人樂善之誠胥皆本乎天性初無有華夷中外之  
殊也東山禪師德泰以重購獲此卷持以相示遂題其後而歸  
之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



春興八首

劉基 頌首

柳暖花融草滿汀日酣煙淡夢杳枝間好  
鳥鳴求友水底潛魚陟負萍異縣光陰空荏苒  
故鄉蛇豕尚羶腥感時對景情何極  
忤裡悲來總涕零

忽聽屋角叫晨鳩起看園林氣漸柔小雨霏霏  
霽涵日過新泉細入河流殘花斷柳虛歸計  
遠水他山聚客愁鳴鴈南飛限蒼顙傷心  
無處問松楸

於越山城控海壘春風回首忽經年憂時望  
月青霄迴懷土登樓白髮鮮江上波濤來渺渺